

全绣像足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

# 红楼梦



原著 · 曹雪芹  
高鹗

中国出版集团 · 现代教育出版社

# 全绣像足本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---

红楼梦(中)

原著：曹雪芹 高 鹗

中国出版集团  
现代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梦/(清)曹雪芹著,(清)高鹗著.-北京:现代教育出版社,2004.11  
(全绣像足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)  
ISBN 7-80196-015-7

I.红… II.①曹…②高… III.章回小说-中国-清代 IV.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114797号

版权说明:

本书由现代教育出版社独家出版,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,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本书内容。法律代表:吕晓光

责任编辑:曹靖田慧

丛 书 名:全绣像足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书 名:红楼梦(中)

著 者:曹雪芹 高鹗

出版发行:现代教育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朝阳区安贞里2区1号金瓯大厦 邮政编码:100029

电 话:(010) 64423901 传 真:(010) 64420542

印 刷: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
开 本:787×1020 1/32 总 印 张:39.125

版 次:2005年1月第1版 印 次:2005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7-80196-015-7 定 价:39.00元(上、中、下)

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第四十一回 |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|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| 1   |
| 第四十二回 |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| 潇湘子雅谑补馀香 | 10  |
| 第四十三回 |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|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| 20  |
| 第四十四回 |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|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| 29  |
| 第四十五回 |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|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| 38  |
| 第四十六回 |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|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| 48  |
| 第四十七回 |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|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| 59  |
| 第四十八回 |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|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| 70  |
| 第四十九回 |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|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| 79  |
| 第五十回  | 芦雪庵争联即景诗 |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| 90  |
| 第五十一回 |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|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| 102 |
| 第五十二回 |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|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| 112 |
| 第五十三回 |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|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| 124 |
| 第五十四回 |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|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| 135 |
| 第五十五回 |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|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| 146 |
| 第五十六回 |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| 时宝钗小惠全大体 | 157 |
| 第五十七回 | 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|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| 168 |
| 第五十八回 |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|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| 184 |
| 第五十九回 |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| 绛云轩里召将飞符 | 193 |
| 第六十回  |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|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| 201 |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第六十一回 |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|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| 211 |
| 第六十二回 |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|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| 221 |
| 第六十三回 |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|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| 239 |
| 第六十四回 |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| 浪荡子情遗九龙珮 | 255 |
| 第六十五回 |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|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| 268 |
| 第六十六回 |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|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| 278 |
| 第六十七回 |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|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| 285 |
| 第六十八回 |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|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| 297 |
| 第六十九回 |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|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| 307 |
| 第七十回  |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|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| 316 |
| 第七十一回 |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|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| 326 |
| 第七十二回 |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|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| 339 |
| 第七十三回 |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|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| 348 |
| 第七十四回 |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|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 | 358 |
| 第七十五回 |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|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| 373 |
| 第七十六回 |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|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| 385 |
| 第七十七回 |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|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| 397 |
| 第七十八回 | 老学士闲征婉孌词 |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| 410 |

## 第四十一回

##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

##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

话说刘姥姥两只手比着说道：“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。”众人听了，哄堂大笑起来。于是吃过门杯，因又斗趣笑道：“今儿实说罢，我的手脚子粗，又喝了酒，仔细失手打了这瓷杯。有木头的杯取个来，我就失了手，掉了地下也无碍。”众人听了又笑起来。凤姐儿听如此说，便忙笑道：“果真要木头的，我就取了来，可有一句话先说下：这木头的可比不得瓷的，那都是一套，定要吃遍一套才算呢。”刘姥姥听了，心下战战道：“我方才不过是趣话取笑儿，谁知他果真竟有。我时常在乡绅大家也赴过席，金杯银杯倒都也见过，从没见有木头杯的。哦，是了，想必是小孩子们使的木碗儿，不过诓我多喝两碗。别管他，横竖这酒蜜水儿似的，多喝点子也无妨。”想毕，便说“取来再商量”。凤姐因命丰儿：“前面里间书架子上，有十个竹根套杯取来。”丰儿听了才要去取，鸳鸯笑道：“我知道，你那十个杯还小；况且你才说木头的，这会子又拿了竹根的来，倒不好看。不如把我们那里的黄杨根子整抠的十个大套杯拿来，灌他十下子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更好了。”

鸳鸯果命人取来。刘姥姥一看，又惊又喜：惊的是一连十个挨次大小分下来，那大的足足的像个小盆子，极小的还有手里的杯子两个大；喜的是雕镂奇绝，一色山水树木人物，并有草字以及图印。因忙说道：“拿了那小的来就是了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这个杯，没有这大量的，所以没人敢使他。姥姥既要，好容易找出来，必定要挨次吃一遍才使得。”刘姥姥吓的忙道：“这个不敢！好姑奶奶，饶了我罢。”贾母、薛姨妈、王夫人知道他有年纪的人，禁不起，忙笑道：“说是说，笑是笑，不可多吃了，只吃这头一杯罢。”刘



姥姥道：“阿弥陀佛！我还是小杯吃罢，把这大杯收着，我带了家去，慢慢的吃罢。”说的众人又笑起来。

鸳鸯无法，只得命人满斟了一大杯，刘姥姥两手捧着喝。贾母薛姨妈都道：“慢些，别呛了。”薛姨妈又命凤姐儿布个菜儿。凤姐笑道：“姥姥要吃什么，说出名儿来，我夹了喂你。”刘姥姥道：“我知道什么名儿！样样都是好的。”贾母笑道：“把茄鲞夹些喂他。”凤姐儿听说，依言夹些茄鲞送入刘姥姥口中，因笑道：“你们天天吃茄子，也尝尝我们这茄子，弄的可口不可口。”刘姥姥笑道：“别哄我了，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，我们也不用种粮食，只种茄子了。”众人笑道：“真是茄子，我们再不哄你。”刘姥姥诧异道：“真是茄子？我白吃了半日。姑奶奶再喂我些，这一口细嚼嚼。”凤姐儿果又夹了些放入他口内。刘姥姥细嚼了半日，笑道：“虽有一点茄子香，只是还不像是茄子。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，我也弄着吃去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这也不难。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刨了，只要净肉，切成碎钉子，用鸡油炸了。再用鸡肉脯子合香菌、新笋、蘑菇、五香豆腐干子、各色干果子，都切成钉儿，拿鸡汤煨干了，拿香油一收，外加糟油一拌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了。要

吃的时候儿，拿出来，用炒的鸡瓜子一拌，就是了。”刘姥姥听了，摇头吐舌说：“我的佛祖！倒得多少只鸡配他，怪道这个味儿。”一面笑，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，还只管细玩那杯子。凤姐笑道：“还不足兴，再喝一杯罢？”刘姥姥忙道：“了不得，那就醉死了。我因为爱这样儿好看，亏他怎么做来着！”鸳鸯笑道：“酒喝完了，到底这杯子是什么木头的？”刘姥姥笑道：“怨不得姑娘不认得，你们在这金门绣户里，那里认的木头？我们成日家和树林子做街坊，困了枕着他睡，乏了靠着坐，荒年间饿了还吃他；眼睛里天天见他，耳朵里天天听他，嘴里里天天说他，所以好歹真假，我是认得的。让我认认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细细端详了半日，道：“你们这样人家，断没有那贱东西，那容易得的木头你们也不收着了。我掂着这么体面，这再不是杨木，一定是黄松做的。”众人听了，哄堂大笑起来。

只见一个婆子走来，请问贾母说：“姑娘们都到了藕香榭，请示下，就演罢，还是再等一会儿呢？”贾母忙笑道：“可是倒忘了，就叫他们演罢。”那婆子答应去了。一时，只听得箫管悠扬，笙笛并发；正值风清气爽之时，那乐声穿林度水而来，自然使人神怡心旷。宝玉先禁不住，拿起壶来斟了一杯，一口饮尽，复又斟上；才要饮，只见王夫人也要饮，命人换暖酒，宝玉连忙将自己的杯捧了过来，送到王夫人口边，王夫人便就他手内吃了两口。一时暖酒来了，宝玉仍归旧坐。王夫人提了暖壶下席来，众人都出了席，薛姨妈也站起来，贾母忙命李凤二人接过壶来：“让你姨妈坐了，大家才便。”王夫人见如此说，方将壶递与凤姐儿，自己归坐。贾母笑道：“大家吃上两杯，今日实在有趣。”说着，擎杯让薛姨妈，又向湘云宝钗道：“你姐妹两个也喝一杯。你林妹妹不大会吃，也别饶他。”说着自己也干了，湘云、宝钗、黛玉也都吃了。当下刘姥姥听见这般音乐，且又有了酒，越发喜的手舞足蹈起来。宝玉因下席过来，向黛玉笑道：“你瞧刘姥姥的样子。”黛玉笑道：“当日圣乐一奏，百兽率舞，如今才一牛耳。”众姐妹都笑了。

须臾乐止，薛姨妈笑道：“大家的酒也都有了，且出去散散再坐罢。”贾母也正要散散，于是大家出席，都随着贾母游玩。贾母因要带着刘姥姥散闷，遂携了刘姥姥至山前树下，盘桓了半晌，又说给他这是什么树，这是什么石，这是什么花。刘姥姥一一领会，又向贾母道：“谁知城里不但人尊贵，连雀儿也是尊贵的。偏这雀

儿到了你们这里，他也变俊了，也会说话了。”众人不解，因问：“什么雀儿变俊了会说话？”刘姥姥道：“那廊上金架子上站的绿毛红嘴是鹦哥儿，我是认得的。那笼子里的黑老鸽子，又长出凤头儿来，也会说话呢！”众人听了又都笑起来。

一时只见丫头们来请用点心，贾母道：“吃了两杯酒，倒也不饿。也罢，就拿了来这里，大家随便吃些罢。”丫头听说，便去抬了两张几来，又端了两个小捧盒。揭开看时，每个盒内两样。这盒内是两样蒸食：一样是藕粉桂花糖糕，一样是松瓤鹅油卷。那盒内是两样炸的：一样是只有一寸来大的小饺子。贾母因问：“什么馅子？”婆子们忙回：“是螃蟹的。”贾母听了，皱眉说道：“这会子油腻腻的，谁吃这个。”又看那一样，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面果子。也不喜欢，因让薛姨妈，薛姨妈只拣了块糕。贾母拣了个卷子，只尝了一尝，剩的半个，递给丫头了。刘姥姥因见那小面果子儿都玲珑剔透，各式各样，又拣了一朵牡丹花样的，笑道：“我们乡里最巧的姐儿们，剪子也不能铰出这么个纸的来。我又爱吃，又舍不得吃，包些家去给他们做花样子去倒好。”众人都笑了。贾母笑道：“家去我送你一瓷坛子，你先趁热吃罢。”别人不过拣各人爱吃的一两样就算了，刘姥姥原不曾吃过这些东西，且都做的小巧，不显堆垛儿，他和板儿每样吃了些个，就去了半盘子。剩的，凤姐又命攒了两盘，并一个攒盒，给文官儿等吃去。

忽见奶子抱了大姐儿来，大家哄他玩了一会。那大姐儿因抱着一个大柚子玩，忽见板儿抱着一个佛手，大姐儿便要。丫鬟哄他取去，大姐儿等不得，便哭了。众人忙把柚子给了板儿，将板儿的佛手哄过来给他才罢。那板儿因玩了半日佛手，此刻又两手抓着些果子吃，又见这个柚子又香又

信維摩室有昆侖

寺白雲稻香村不

躲槐翠

得紅

疾情有恨朋

性操前新意忘言處

清寒孤雲雲影月華心



圆,更觉好玩,且当球踢着玩去,也就不要佛手了。

当下贾母等吃过了茶,又带了刘姥姥至栊翠庵来。妙玉相迎进去。众人至院中,见花木繁盛,贾母笑道:“到底是他们修行的人,没事常常修理,比别处越发好看。”一面说,一面便往东禅堂来。妙玉笑往里让,贾母道:“我们才都吃了酒肉,你这里头有菩萨,冲了罪过。我们这里坐坐,把你的好茶拿来,我们吃一杯就去了。”妙玉听了,忙去烹了茶来。宝玉留神看他是怎么行事,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“云龙献寿”的小茶盘,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,捧与贾母。贾母道:“我不吃六安茶。”妙玉笑说:“知道。这是‘老君眉’。”贾母接了,又问:“是什么水?”妙玉道:“是旧年蠲的雨水。”贾母便吃了半盏,笑着递与刘姥姥,说:“你尝尝这个茶。”刘姥姥便一口吃尽,笑道:“好是好,就是淡些,再熬浓些更好了。”贾母众人都笑起来。然后众人都是一色的官窑脱胎填白盖碗。



那妙玉便把宝钗黛玉的衣襟一拉,二人随他出去。宝玉悄悄的随后跟了来。只见妙玉让他二人在耳房内,宝钗便坐在榻上,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团上。妙玉自向风炉上煨滚了水,另泡了一壶茶。宝玉便轻轻走进来,笑道:“你们吃体己茶呢!”二人都笑道:

“你又赶了来饗茶吃！这里并没你吃的。”妙玉刚要去取杯，只见道婆收了上面茶盞来，妙玉忙命：“将那成窑的茶杯别收了，搁在外头去罢。”宝玉会意，知为刘姥姥吃了，他嫌腌脏不要了。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，一个旁边有一耳，杯上镌着“瓠犀斲”三个隶字，后有一行小真字，是“王恺珍玩”；又有“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”一行小字。妙玉斟了一罍递与宝钗。那一只形似钵而小，也有三个垂珠篆字，镌着“点犀盃”。妙玉斟了一盃与黛玉，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。宝玉笑道：“常言‘世法平等’，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，我就是个俗器了？”妙玉道：“这是俗器？不是我说狂话，只怕你家里未必找的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！”宝玉笑道：“俗语说：‘随乡入乡’，到了你这里，自然把这金珠玉宝一概贬为俗器了。”妙玉听如此说，十分欢喜，遂又寻出一只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一个大盞出来，笑道：“就剩了这个，你可吃的了这一海？”宝玉喜的忙道：“吃的了。”妙玉笑道：“你虽吃的了，也没这些茶你遭塌。岂不闻一杯为品，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，三杯便是饮驴了。你吃这一海，更成什么？”说的宝钗、黛玉、宝玉都笑了。妙玉执壶，只向海内斟了约有一杯。宝玉细细吃了，果觉轻淳无比，赏赞不绝。妙玉正色道：“你这遭吃茶，是托他两个的福，独你来了，我是不能给你吃的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深知道，我也不领你的情，只谢他二人便了。”妙玉听了，方说：“这话明白。”

黛玉因问：“这也是旧年的雨水？”妙玉冷笑道：“你这么个人，竟是大俗人，连水也尝不出来！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，收的梅花上的雪，统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，总舍不得吃，埋在地下，今年夏天才开了。我只吃过一回，这是第二回了。你怎么尝不出来？隔年蠲的雨水，那有这样清淳？如何吃得！”宝钗知他天性怪僻，不好多话，亦不好多坐，吃过茶，便约着黛玉走出来。宝玉和妙玉陪笑说道：“那茶杯虽然腌脏了，白撂了岂不可惜？依我说，不如就给了那贫婆子罢，他卖了也可以度日。你说使得么？”妙玉听了，想了一想，点头说道：“这也罢了。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；若是我吃过的，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。你要给他，我也不管，你只交给他快拿了去罢。”宝玉道：“自然如此。你那里和他说话去？越发连你都腌脏了。只交给我就是了。”妙玉便命人拿来递给宝玉。宝玉接了，又道：“等我们出去了，我叫几

个小幺儿来河里打几桶水来洗地如何？”妙玉笑道：“这更好了。只是你嘱咐他们，抬了水，只搁在山门外头墙根下，别进门来。”宝玉道：“这是自然的。”说着，便袖着那杯递给贾母屋里的小丫头子拿着，说：“明日刘姥姥家去，给他带去罢。”交代明白，贾母已经出来要回去。妙玉亦不甚留，送出山门，回身便将门闭了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贾母因觉身上乏倦，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姐妹陪着薛姨妈去吃酒，自己便往稻香村来歇息。凤姐忙命人将小竹椅抬来，贾母坐上，两个婆子抬起，凤姐李纨和众丫头婆子围随去了，不在话下。这里薛姨妈也就辞出。王夫人打发文官等出去，将攒盒散给众丫头们吃去，自己便也乘空歇着，随便歪在方才贾母坐的榻上，命一个小丫头放下帘子来，又命捶着腿，吩咐他：“老太太那里有信，你就叫我。”说着也歪着睡着了。宝玉湘云等看着丫头们将攒盒搁在山石上，也有坐在山石上的，也有坐在草地下的，也有靠着树的，也有傍着水的，倒也十分热闹。

一时又见鸳鸯来了，要带着刘姥姥逛，众人也都跟着取笑。一时来至省亲别墅的牌坊底下，刘姥姥道：“噫呀！这里还有大庙呢。”说着，便爬下磕头。众人笑弯了腰。刘姥姥道：“笑什么？这牌楼上的字我都认得。我们那里这样庙宇最多，都是这样的牌坊，那字就是庙的名字。”众人笑道：“你认得这是什么庙？”刘姥姥便抬头指那字道：“这不是‘玉皇宝殿’！”众人笑的拍手打掌，还要拿他取笑儿。刘姥姥觉的肚里一阵乱响，忙的拉着一个丫头，要了两张纸，就解裙子。众人又是笑，又忙喝他：“这里使不得！”忙命一个婆子，带了东北角上去了。那婆子指给他地方，便乐得走开去歇息。那刘姥姥因喝了些酒，他的脾气和黄酒不相宜，且吃了许多油腻饮食发渴，多喝了几碗茶，不免通泻起来，蹲了半日方完。及出厕来，酒被风吹，且年迈之人，蹲了半天，忽一起身，只觉眼花头晕，辨不出路径。四顾一望，都是树木山石，楼台房舍，却不知那一处是往那一路去的了，只得顺着一条石子路慢慢的走来。及至到了房子跟前又找不着门，再找了半日，忽见一带竹篱。刘姥姥心中自忖道：“这里也有扁豆架子？”一面想，一面顺着花障走来，得了个月洞门进去。

只见迎面一带水池，有七八尺宽，石头镶岸，里面碧波清水，上面有块白石横架。刘姥姥便踱过石去，顺着石子甬路走去，转了

两个弯子，只见有个房门。于是进了房门，便见迎面一个女孩儿，满面含笑的迎出来。刘姥姥忙笑道：“姑娘们把我丢下了，叫我碰头碰到这里来了。”说了，只觉那女孩儿不答。刘姥姥便赶来拉他的手，咕咚一声却撞到板壁上，把头碰的生疼。细瞧了一瞧，原来是一幅画儿。刘姥姥自忖道：“怎么画儿有这样凸出来的？”一面想，一面看，一面又用手摸去，却是一色平的，点头叹了两声。一转身，方得了个小门，门上挂着葱绿撒花软帘，刘姥姥掀帘进去。抬头一看，只见四面墙壁玲珑剔透，琴剑瓶炉皆贴在墙上，锦笼纱罩，金彩珠光，连地下踩的砖皆是碧绿凿花，竟越发把眼花了。找门出去，那里有门？左一架书、右一架屏。刚从屏后得了一个门，只见一个老婆子也从外面迎着进来。刘姥姥诧异，心中恍惚：莫非是他亲家母？因问道：“你也来了，想是见我这几日没家去？亏你找我来，那位姑娘带进来的？”又见他戴着满头花，便笑道：“你好没见世面！见这里的花好，你就没死活戴了一头。”说着，那老婆子只是笑，也不答言。刘姥姥便伸手去羞他的脸，他也拿手来挡，两个对闹着。刘姥姥一下子却摸着了，但觉那老婆子的脸冰凉挺硬的，倒把刘姥姥唬了一跳。猛想起：“常听见富贵人家有种穿衣镜，这别是我在镜子里头吗？”想毕，又伸手一摸，再细一看，可不是四面雕空的板壁，将这镜子嵌在中间的，不觉也笑了。因说：“这可怎么出去呢？”一面用手摸时，只听“咯噔”一声，又吓的不住的展眼儿。原来是西洋机括，可以开合，不意刘姥姥乱摸之间，其力巧合，便撞开消息，掩过镜子，露出门来。刘姥姥又惊又喜，遂走出来，忽见有一副最精致的床帐。他此时又带了七八分酒，又走乏了，便一屁股坐在床上。只说歇歇，不承望身不由己，前仰后合的，朦胧两眼，一歪身就睡倒在床上。

且说众人等他不见，板儿没了他姥姥，急的哭了。众人都笑道：“别是掉在茅厕里了？快叫人去瞧瞧。”因命两个婆子去找。回来说：“没有。”众人纳闷。还是袭人想道：“一定他醉了，迷了路，顺着这条路往我们后院子里去了。要进了花障子，打后门进去，还有小丫头子们知道；若不进花障子，再往西南上去，可够他绕会子好的了！我瞧瞧去。”说着便回来。进了怡红院，叫人，谁知那几个小丫头已偷空玩去了。

袭人进了房门，转过集锦榻子，就听的鼾声如雷，忙进来，只闻见酒屁臭气满屋。一瞧，只见刘姥姥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上。袭



## 第四十二回

蘅芜君兰言解疑癖

潇湘子雅谑补馀香

话说贾母王夫人去后，姐妹们复进园来吃饭。那刘姥姥带着板儿，先来见凤姐儿说：“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。虽然住了三天，日子却不多，把古往今来没见过的、没吃过的、没听见的都经验过了。难得老太太和姑奶奶并那些小姐们，连各房里的姑娘们，都这样怜贫惜老照看我。我这一回去没别的报答，惟有请些高香，天天给你们念佛，保佑你们长命百岁的，就算我的心了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你别喜欢，都是为你，老太太也叫风吹病了，躺着嚷不舒服；我们大姐儿也着了凉了，在那里发热呢。”刘姥姥听了，忙叹道：“老太太有年纪了，不惯十分劳乏的。”凤姐儿道：“从来不像昨儿高兴。往常也进园子逛去，不过到一两处坐坐就来了。昨儿因为你还在这里，要叫都逛逛，一个园子倒走了多半个。大姐儿因为我找你去，太太递了一块糕给他，谁知风地里吃了，就发起热来。”刘姥姥道：“姐姐儿只怕不大进园子。比不得我们的孩子，一会走，那个坟圈子里不跑去？一则风扑了也是有的，二则只怕他身上干净，眼睛又净，或是遇见什么神了。依我说，给他瞧瞧祟书本子，仔细撞客着。”一语提醒了凤姐儿，便叫平儿拿出《玉匣记》来，叫彩明来念。彩明翻了一会子，念道：“八月二十五日病者，东南方得之，有缢死家亲女鬼作祟，又遇花神。用五色纸钱四十张，向东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果然不错，园子里头可不是花神！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见了。”一面命人请两分纸钱来，着两个人来，一个与贾母送祟，一个与大姐儿送祟，果见大姐儿安稳睡了。

凤姐儿笑道：“到底是你们有年纪的经历了的多。我们大姐儿时

常肯病，也不知是什么原故。”刘姥姥道：“这也有的。富贵人家养的孩子都娇嫩，自然禁不得一些儿委屈。再他小人儿家，过于尊贵了也禁不起。以后姑奶奶倒少疼他些就好了。”凤姐儿道：“也是有的。我想起来，他还没个名字，你就给他起个名字，借借你的寿；二则你们是庄家人，不怕你恼，到底贫苦些，你们贫苦人起个名字只怕压的住。”刘姥姥听说，便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不知他是几时养的？”凤姐儿道：“正是养的日子不好呢，可巧是七月初七日。”刘姥姥忙笑道：“这个正好，就叫做巧姐儿好。这个叫做‘以毒攻毒，以火攻火’的法子。姑奶奶定依我这名字，必然长命百岁。日后大了，各人成家立业，或一时有不遂心的事，必然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，都从这‘巧’字儿来。”凤姐儿听了，自是欢喜，忙谢道：“只保佑他应了你的话就好了。”说着，叫平儿来吩咐道：“明儿咱们有事，恐怕不得闲儿，你这会子闲着，把送姥姥的东西打点了，他明儿一早就好走的便宜了。”刘姥姥道：“不敢多破费了。已经遭扰了几天，又拿着走，越发心里不安了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也没有什么，不过随常的东西。好也罢，歹也罢，带去了，你们街坊邻舍看着也热闹些，也是上城一趟。”说着只见平儿走来说：“姥姥过这边瞧瞧。”刘姥姥忙跟了平儿到那边屋里，只见堆着半炕东西。平儿一一的拿给他瞧着，又说道：“这是昨日你要的青纱一匹，奶奶另外送你一个实地月白纱做里子。这是两个茧绸，做袄儿裙子都好。这包袱里是两匹绸子，年下做件衣裳穿。这是一盒子各样内造小饽饽儿，也有你吃过的，也有没吃过的，拿去摆碟子请人，比买的强些。这两条口袋是你昨日装果子的，如今这一个里头装了两斗御田粳米，熬粥是难得的；这一条里头是园子里的果子和各样干果子。这一包是八两银子。这都是我们奶奶的。这两包每包五十两，共是一百两，是太太给的，叫你拿去，或者做个小本买卖，或者置几亩地，以后再别求亲靠友的。”说着又悄悄笑道：“这两件袄儿和两条裙子，还有四块包头，一包绒线，可是我送姥姥的。那衣裳虽是旧的，我也没大狠穿，你要弃嫌，我就不敢说了。”

平儿说一样，刘姥姥就念一句佛，已经念了几千声佛了；又见平儿也送他这些东西，又如此谦逊，忙笑道：“姑娘说那里话？这样好东西，我还弃嫌！我就有银子，没处买这样的去呢。只是我怪臊的，收了不好，不收又辜负了姑娘的心。”平儿笑道：“别说外

话，咱们都是自己，我才这么着。你放心收了罢，我还和你要东西呢。到年下，你只把你们晒的那个灰条菜和豇豆、扁豆、茄子干子、葫芦条儿各样干菜带些来，我们这里上上下下都爱吃这个。别的一概不要，别罔费了心。”刘姥姥千恩万谢的答应了。平儿道：“你只管睡你的去，我替你收拾妥当了，就放在这里，明儿一早打发小厮们雇辆车装上，不用你费一点心儿。”刘姥姥越发感激不尽，过来又千恩万谢的辞了凤姐儿，过贾母这边睡了一夜。次早梳洗了，就要告辞。

因贾母欠安，众人都过来请安，出去传请大夫。一时婆子回：“大夫来了。”老嬷嬷请贾母进幔子去坐，贾母道：“我也老了，那里养不出那阿物儿来，还怕他不成！不用放慢子，就这样瞧罢。”众婆子听了，便拿过一张小桌子来，放下一个小枕头，使命人请。一时只见贾珍、贾琏、贾蓉三个人，将王太医领来。王太医不敢走甬路，只走旁阶，跟着贾珍到了台阶上。早有两个婆子在两边打起帘子，两个婆子在前导引进去，又见宝玉迎接出来。见贾母穿着青绉绸一斗珠儿的羊皮褂子，端坐在榻上。两边四个未留头的小丫鬟，都拿着蝇刷漱盂等物，又有五六个老嬷嬷雁翅摆在两旁。碧纱橱后，隐隐约约有许多穿红着绿、戴宝插金的人，王太医也不敢抬头，忙上来请了安。贾母见他穿着六品服色，便知是御医了，含笑问：“供奉好？”因问贾珍：“这位供奉贵姓？”贾珍等忙回：“姓王。”贾母笑道：“当日太医院正堂有个王君效，好脉息。”王太医忙躬身低头含笑，因说：“那是晚生家叔祖。”贾母听了笑道：“原来这样，也算是世交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慢慢的伸手放在小枕头上。嬷嬷端着一张小杌子放在小桌前面，略偏些。王太医便盘着一条腿儿坐下，歪着头诊了半日，又诊了那只手，忙欠身低头退出。贾母笑说：“劳动了。珍哥让出去，好生看茶。”贾珍、贾琏等忙答应了几个“是”，复领王太医到外书房中。王太医说：“太夫人并无别症，偶感了些风寒，其实不用吃药，不过略清淡些，常暖着点儿，就好了。如今写个方子在这里，若老人家爱吃，便按方煎一剂吃；若懒怠吃，也就罢了。”说着，吃茶，写了方子。刚要告辞，只见奶子抱了大姐儿出来，笑说：“王老爷也瞧瞧我们。”王太医听说，忙起身就奶子怀中，左手托着大姐儿的手，右手诊了一诊，又摸了一摸头，又叫伸出舌头来瞧瞧，笑道：“我要说了，妞儿该骂我了，只要清清净净的饿两顿就好了。不必吃煎药，我送点丸药